

美国反宣传法案与 自媒体虚假新闻标记研究

陈绚 张劲林

摘要

文章在回顾历史上美国反宣传法案实施案例,分析了目前网络自媒体虚假新闻渗透现象。美国总统2016年底签署了反宣传法案,在建立一个信息分析和反应中心的同时,还负责发布相关事件的真实正确信息,并向那些从事信息分析和收集、对抗外国谣言的公民、记者、社会群体、非政府组织及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作者认为,美国正在试图通过这个反宣传法案,完成信息传播平台传播权的一次转移,目标是让新闻真实与否由算法说了算,而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掌控算法的精英们的。

关键词

反宣传、自媒体、算法

作者简介

陈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chenxuan33@263.net;张劲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The Study on *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 and the Fake News Spread Via We-media

CHEN Xuan ZHANG Jinlin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diosmose of the fake news spread via we-media, based on some cases since the American Counter-Propaganda Bill's implementation. In 2016, American president signed the 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 which states that U.S will not only establish a "Global Operation Center". This center will be responsible to do the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reaction, but also deliver the true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citizens, reporters, social groups, NGO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who will analyze, collect and cope with the foreign rumors. The author hold the opinion that, by means of carrying out this

Bill, U.S is trying to achieve this transfer of communication right of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platform. By this transfer, U.S will achieve its goal that the algorithm will decide the truth of news, and then people will listen to the algorithm, while the algorithm listens to these elites who bring the algorithm under their control.

Keywords

counter-propaganda, we-media, algorithm

Authors

Chen Xuan is a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a researcher of the Jour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chenxuan33@263.net.

Zhang Jinlin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6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卸任之时签署了一个名为《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的法案,其核心内容为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成立“全球作战中心”以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具体内容一是整合全联邦政府的资源,直接参与“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曝光和反制”;二是投经费买服务,成立基金“帮助培训各地记者,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合同(梁生文,2016)。

美国反谣言和宣传法案生成并发挥作用的历史可谓久远,其有迹可循的可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美国本土也发生了由少数共产主义信仰者鼓动的反法西斯威胁的群众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反对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成为内奸或内线的代名词)为由,于1940年6月28日签署了第76届国会通过的外侨登记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因为该法是众议员史密斯起草的,又被称作《史密斯法案》。

《史密斯法案》中,关于宣传活动方面的禁止规定有:一、故意或蓄意鼓动或者教唆他人有义务,或有必要或有需要或认为应该用武力或暴动暗杀政府官员、推翻或破坏美国各级政府;二、印刷、编辑、发行、流通、出售、分发或公开陈列书写的或印刷的材料,鼓动或教唆他人用武力或暴动推翻或破坏美国各级政府;三、组织或协助组织讲授提倡或鼓励用武力或暴力手段推翻或破坏美国各级政府或各社会集团,在了解此类组织的宗旨后还成为此种组织或附属于此种组织的成员(曾尔恕,1984)。

1942年美国之音成立。1948年,美国通过《史密斯-门德法案》,使建立常设的对外宣传机构合法化。1949年,针对东欧建立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语言进行广播;还成立了针对苏联的“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下解放电台”(1956年改为“解放电台”,1963年改称“自由广播电台”)。两家电台在创办之初是打着民营的独立广播电台的旗号存在的。1951年美国杜鲁门总统设立了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心理战委员会,为国际宣传提供建议。1953年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心理战的私人顾问,美国之音的宣传效果进一步。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利用广播、新闻出版、影视等各种媒体,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1985年,开办了马蒂电台,针对古巴进行广播。这些电台拥有来自美国政府的资金,从事对外宣传。1976年,经美国国会批准,《美国之音章程》得以通过。全文开篇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与全世界人民建立直接沟通渠道,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是必要的。

1948年7月,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及其他10位该党领导人被指控违反《史密斯法案》,密谋组织传授推翻美国政府的群体。这一引起巨大轰动的审判持续了9个月,形成了16,000页的庭审证据记录。在审判中,被告人声称,他们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保护。因查明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不愿在民主国家体制内工作,反而意图引导一场暴力革命,陪审团裁决他们全部有罪。

被告人提起上诉。美国上诉法院运用了衡量言论自由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标准,该标准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 Holmes)在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中首创的,当时霍姆斯在法庭全体一致的司法意见中写到:每个案件中的问题均在于,所用的言词是否此类环境条件下使用,并且是否具有导致此类明显且即刻危险的属性,以致这些言词将会带来国会有权阻止的实在恶行。即它“必须追问,依其不可能性而可不予考虑的该‘恶行’的严重程度是否能够证实此类对言论自由的干预是避免危险所必需的”。

对该案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八位大法官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有几位大法官认为:请愿者意图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推翻美国政府。他们的密谋……导致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他们因违反《史密斯法案》而被判决有罪是恰当而符合宪法的。其中有法官指出:国会并未打算清除关于政治理论的自由讨论,也不打算破坏美国人在无需担心政府制裁的情况下讨论和评判观念的权利,但是此类具有相当组织的密谋的形成,伴有当领导人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时即受呼唤的严格守

纪的成员，在世界局势一触及发的情况下，足以使我们确信，他们的有罪判决是有正当理由的。……这正是由于存在导致危险的密谋。……如果该反应的构成要素已经存在，我们就不能约束政府，而令其坐等催化剂的加入。

对上述意见，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表示赞同，但他写到：在维持我们面前的这些有罪判决时，我们很难避免对思想交流的限制，这是一个可以令人冷静的事实。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还写到，有责任协调此类价值冲突的不是最高法院，而是国会。最高法院的职责在于，在做出有罪判决前，要求提供实在证据，并确保执行法律时的公正程序。他写到，“我们不得超越这些权力；我们必须严格遵循司法权的严格限度”。

在提出附随意见时，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大法官则写到：明显且即刻危险标准的那些作者们绝不会将之适用于此类案件，我也不会。正如此处所言，它意味着，共产党的密谋在潜伏期是受保护的；其组织与筹备的初始阶段也不受该法的规制；政府只能在即将发生的行动明显无疑之后采取行动，当然，这时行动就太晚了。

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和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撰写了反对意见。布莱克大法官认为：（对美国共产党人）指控在于他们密谋使用言论或报纸传授和鼓吹暴力推翻政府。无论它是如何用语言表达的，这都是一种先前审查言论与出版的危险形式，而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为第一修正案所禁止的。

道格拉斯大法官则写到：我们在此仅仅解决言论问题，而不涉及言论与密谋破坏行为或违法行为。单纯的煽动性行为是不受指控的。如果没有明确而客观的证据证明存在明显无疑的鼓吹恶行的危险，就不应据以牺牲言论自由——我们政府制度的荣耀。根据庭审记录，任何人都无法说，请愿者及其皈依者正处在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战略要地之上。

但是，法院多数方意见认为，《史密斯法案》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或《权利法案》的其他规定。因此，不仅丹尼斯及其他上诉人继续监禁，而且依据《史密斯法案》，有121名二级美国共产党官员也被指控密谋推翻政府。其他党员个人也受到指控。在1951年至1956年间受审的每一个案中，最终都是有罪判决。所有判决均得到上诉法院的维持。所有的审查均被最高法院驳回（唐·R·彭伯，2005：51-61；明辉博客，2010）。

自媒体时代围绕美国反宣传法案，是否可能有类似上述原告或主、客体明确的案件发生？需要进一步分析。上述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件审查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公民的保障需要如何与国家对自身的保护需求之间实现平衡。

传统媒体时代有法官评判并给出意见。自媒体时代呢？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与候选人相关的假新闻在自媒体上比较多。用户在Facebook上散布了大量假新闻报道，特别是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问题比较严重(极智网,2016)。选举后，评论家一直在讨论这些虚假的故事是否会给社会带来影响结果。答案是肯定的。

Facebook上关于总统选举的假新闻影响力远远大于美国19个主流媒体的新闻，比如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Huffington Post、NBC News等。假新闻在自媒体上病毒式传播，给所有美国人敲了一记警钟。在关键的最后三个月大选拉票活动中，有20个假新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Facebook上总计被分享、参与评论了870多万次。其中，有17个是亲特朗普，反希拉里的，最有破坏性的就是“希拉里卖武器给ISIS”和“教皇支持特朗普”(微议题排行榜,2016)

Fake/False
Story
Pope Francis Shocks World, Endorses Donald Trump for President, Releases Statement
WikiLeaks CONFIRMS Hillary Sold Weapons to ISIS... Then Drops Another BOMBHELL! Breaking News
IT'S OVER: Hillary's ISIS Email Just Leaked & It's Worse Than Anyone Could Have Imagined
Just Read the Law: Hillary is Disqualified from Holding Any Federal Office
FBI Agent Suspected in Hillary Email Leaks Found Dead in Apparent Murder-Suicide
FBI director received millions from Clinton Foundation, his brother's law firm does Clinton's taxes
ISIS Leader Calls for American Muslim Voters to Support Hillary Clinton
Hillary Clinton in 2013: "I Would Like To See People Like Donald Trump Run For Office, They're Honest And Can't Be Bought"
BREAKING: Fraudulent Clinton Votes Discovered By The "Tens Of Thousands"
President Obama Confirms He Will Refuse To Leave Office If Trump Is Elected
Donald Trump Protester Speaks Out: "I Was Paid \$3,500 To Protest Trump's Rally" - ABC News
Pentagon Officials Furious After Clinton Announces US Response Time for Nuclear Launch During Debate
Hillary's Email Case Got Reopened And James Comey Asked For Immunity, Trey Gowdy Says Hell No.
Hey Hillary, thanks for telling the world America's response time for a nuclear launch
Rupaul claims Trump touched him inappropriately in the 1990s
Billy Graham Issues STUNNING Statement on Donald Trump...No One Expected THIS! - World Politicus
Pence: "Michelle Obama Is The Most Vulgar First Lady We've Ever Had"
Clinton Cash: Khizr Khan's Deep Legal, Financial Connections to Saudi Arabia, Hillary's Clinton Foundation Tie Terror, Immigration, Email Scand
Thousands Of Fake Ballot Slips Found Marked For Hillary Clinton! TRUMP WAS RIGHT!!
BREAKING: Hillary Clinton To Be Indicted... Your Prayers Have Been Answered

图1: Facebook传播的关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极具影响力的20条假新闻

因为“虚假新闻”在社交平台上的“恶的养成”效应明显，不少带有偏见的说辞也同时产生。美国凯瑞公司的印度工会领袖查克·琼斯上周在Twitter上批评了特朗普后，便从特朗普支持者那里收到了一系列威胁电话。《华盛顿邮报》也曾报道，另一名女大学生因在某次集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尖刻问题而遭到他在Twitter上反击，导致这名女学生遭到大量淫秽言辞和疯狂威胁的骚扰(纽约时报,2016)相关舆论的争论也是公开的。

一直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站在对立面的是以美国纽约时报为主的多家传统新闻

媒体，他们不惜以“矫枉过正”的报道方式，在美国总统选择投票过程中，违背新闻客观性基本方针，大力度地报道希拉里民意调查远高于特朗普。即使特朗普当选后，这些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仍不遗余力向特朗普讨伐。他们仍继续讽刺特朗普是“Twitter治国”，持续引发美国媒体的议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洛一篇题为《特朗普，我们决不可能好好相处》的文章众人皆知，在这篇文章中，布洛先生用“骗子”、“冒牌货”、“傻瓜”等一系列词语来抨击特朗普，并声称特朗普违反公德的行为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公民造成了真正的伤害。

《纽约时报》2016年12月14日报道，如果Twitter公司愿意，完全有权封停美国当选候任总统特朗普的Twitter账号。因为Twitter作为一家公司，并无义务遵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相关规定（言论自由），这意味着该公司并不是非要允许特朗普使用其服务。

Twitter可以制定自己的言论规范，禁止用户利用该公司的服务来煽动骚扰行为。2016年早些时候，Twitter曾封停了多名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原因是其违反了这种规则；而该公司还表示，其规范适用于每一名用户。

但是，目前Twitter还不能封停特朗普的账号。因为特朗普发布的Twitter信息巧妙地游走在Twitter规定的灰色地带。

研究新闻传播和做新闻的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事实和观点（包括宣传性说辞）要分开，也应该分开。一般来说，发布和传播事实性的虚假新闻属于传播者的道德问题。只要这些虚假新闻内容没有侵犯特定人的人格权、没有到一定重大程度危害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传播者便不会被追究责任。

对于“假新闻”影响大选这件事，Facebook一开始也试图淡化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也认为，说Facebook影响大选是个“相当疯狂的想法”。他认为社交媒体并非媒体，只是个平台，因此Facebook不应该成为“真相的仲裁者”。但在最近的一次Facebook Live直播活动中，扎克伯格对些事的看法明显不同：Facebook是一种新平台，它不是传统科技公司，也不是传统媒体公司。你知道，我们负责开发技术，我们对技术的使用肩负着一份责任。人们在平台上看到的新闻不是我们写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责任不仅限于传播新闻，我们是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他承认Facebook需要像媒体一样承担信息过滤的责任，承认假新闻是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并宣布将采取多种方式打击假新闻(网易科技,2016)。Facebook同时已通过一系列尝试打击假新闻。他们希望简化假新闻的上报流程，由事实验证组织来标记假新闻，团队还将收回垃圾信息传播者获得的收入分成，也更加密切地关注其他相关信号。作为世界最大的社

交网络平台, Facebook 在全球拥有 18 亿用户。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使用互联网的成年人中有 79% 都是 Facebook 的活跃用户。约有半数美国成年人表示会通过 Facebook 获得新闻。

另一方面, Twitter也开始禁止那些违反其使用条款的帐户。Twitter的用户协议禁止骚扰和仇恨行为。Twitter上的骚扰言论一直都是一个问题, 许多用户因为收到的骚扰而离开了Twitter。自选举以来, 骚扰的报道更是甚嚣尘上。在宣布将提供更好的反滥用工具并更严肃地处理投诉后, Twitter似乎正在加紧部署。但是这个平台把它的热点集中在与特定政治运动有关的注册帐号上。正因为如此, 许多人认为它看起来像一个政治举动, 而不是反滥用。事实上, 社交网络上假新闻和骚扰言论泛滥并不是新鲜事。但是, 过去这些社交媒体一味追逐活跃用户数量, 所以对这些问题也视而不见。Facebook以前曾打击过侵犯版权、假名帐户、大麻药销售和“过度促销”的帖子。仇恨言论一直都是执法机关的事情, 而不是Facebook的。扎克伯格的平台似乎希望保持一个更开放的气氛。Twitter最近禁止了一位权威评论员Milo Yiannopoulos的账号。Twitter认为, 他对女权主义、伊斯兰教和其他问题的观点激起了“对他人的有针对性的虐待或骚扰”。但是Facebook上还保留着他的账号。

传统媒体的编辑作为“守门人”, 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 他们决定了受众看什么。所谓拟态环境, 就是说这群传统的精英记者编辑, 通过自己的信息组合, 并在新闻操守的约束下, 影响并制约和平衡大众的世界观。

但自媒体确实不同于传统媒体, 社交媒体“做”新闻的目的只是想黏住用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社交媒体会利用“算法”主动提供给用户们喜欢看的东西, 这些内容是根据用户之前的行为推荐的。其中的矛盾是, 喜欢看的东西, 未必是真的。

互联网将传统的新闻把关人, 由一套由程序员编写的算法替代。这套算法可能把观点相异的言论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呈现一个受者内心偏爱但却虚幻的世界, 而新守门人的行为准则, 是在一个商业话语体系下的。Facebook、Twitter、WeChat他们都是由企业创建的, 也被公众认为是属于互联网企业, 其主要的目标是赢利, 原本并不是提供一个公正、公开的平台。

Facebook和Twitter两大平台都采取了一些有争议的步骤, 希望更好地监测和策划内容。Facebook开始重视识别并标记假新闻帖子, 并正在研究算法来识别假新闻报道。“算法”是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本质, 即是在有限步骤内求解某一问题所使用的一组定义明确的规则。通俗点说, 就是计算机解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形成解题思路还是编写程序, 都是在实施某种算法。前者是推理实现的算法, 后

者是操作实现的算法。新的算法可能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用户报道和事实检查站点的信息。算法系统能够通过分析信息的标题和内容来判断是否含有虚假信息,继而对其进行标记。可以通过合法的来源对文章的内容进行检查,设置超链接至美联社或其他白名单的媒体组织。像纽约时报这样“白色标签”网站就可以拥有豁免权。在信息推送中虚假信息可以显示为红色,而真实信息可以显示为绿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消息可以显示为橘色能够通过即时的视觉标记将从真实信息汇总将虚假信息或浏览器插件分辨出。标记文章便捷,简单,并且只需做出微小的改变,这样用户对其阅读和分享的内容就会多一些质疑。通过减缓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可以提高分享虚假消息的标准。但具体地看,算法将如何处理真相、偏见、煽情等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减少偏见是非常困难的。

如,一张照片纪录了越战期间一名女童赤裸逃离遭汽油弹袭击村落的历史瞬间,挪威作家埃格兰(Tom Egeland)2016年8月在自己的Facebook账号上分享了该照片。

之后,Facebook以保护儿童、违反道德标准为由,强行删除该照片,并暂停了埃格兰的个人帐号。挪威最大的报纸Aftenposten将照片分享至Facebook专页后,也收到通知,要求删除照片或打上马赛克,理由是“任何展示全裸的外生殖器、臀部和完整女性胸部的照片,都要删除。”



图2 越战期间一名女童赤裸逃离遭汽油弹袭击村落

此举引发轩然大波,《Aftenposten》在头版刊登公开信,谴责Facebook的做法。主编汉森(Espen Egil Hansen)痛批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伯滥用权力,没有良好的判断力来辨别色情照片和战争照片,并且还对敢于发声的人施以惩罚。挪威首相索尔伯格(Erna Solberg)也表达了抗议,大意为Facebook此举是在误导大众,改变历史和真相。汉森建议Facebook改善自己的工作模式,包括地域差异对待、发布审查规则等,同时将编辑与普通用户相区别,重新审视Facebook的经营方式。对此,Facebook一位发言人回应称:“我们试图在人们自我表达与保持我们的整体社会安全和尊重中找到平衡。我们的解决方案不会永远是完美的,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与规则。”(搜狐新闻,2016)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中心研究主任Claire Wardle认为:最大的挑战是谁要成为真理的仲裁者和什么才是真理。

算法之外的解决方法还有招聘人工编辑和众包。人工编辑须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在信息到达消息流之前对其进行评估。支持者认为,人类的判断比算法更可靠,当面临复杂的编辑,需要做决策时,可以说算法不如人工编辑细致。然而,如果招聘人工编辑,特别是像处理Facebook网庞大内容容量的系统,成本是及其昂贵的,社会网络生态系统是庞大的,任何人类的解决方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而人也会有主观性。而众包存在的问题是却更容易被想要传播虚假或带有偏见的信息的人操控,也可能会为了广告收益,利用自动化系统增加点击量。相比起人工编辑来说,算法管理起来也更容易,更经济实惠。但算法解决方案必须是透明的,利用算法系统进行审查变得相对容易些。另外,如果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虚假消息,规定会受到相应惩罚,继而就能够阻止机构采取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连续传播虚假信息的域址会受到排名降级的处罚,从而有效阻断他们对于虚假信息的传播。

算法有多么重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会变得慢慢放弃决策权。赫拉利(2016)认为,计算机与我们的关系,大概分三步走:第一步,算法相当于我们身边的先知,你有什么问题问它下,但决策权在你手里。第二步,算法相当于是我们的代理人,它告诉你一个大的方向和原则,它去执行,执行中的一些小的决策,它自己说了算。第三步,算法成了我们的君主,你索性什么都听它的。当然,还有一种人是不受算法控制的人,他们就是控制算法的精英。算法不能理解这些精英,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求,这些人才是世界的主人,站在算法系统背后,做最重要决策的人。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他们的。

从未来和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卸任之时签署《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的法案,尽管实际效果尚需实践检验,但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在自媒体上传播虚假新闻消息,不受美国宪

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因此,也无需涉及言论表达用“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原则框架进行分析。其中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在已经发生的选择和以后任何一次选举中,类似的替候选人代言和支持候选人当总统所散布的谎言,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力量,可能称得上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最高法院所维护的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运用,是以不危害美国政治统治秩序为限度的。

所以,现在社会中有一种意识,认为我们正在接近另一个“历史终结”的时刻,但是这次有一些不一样。正在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他1989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写到,“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束,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成为人类管理的最后形式。”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敢这么说,是很大胆,但却不值得赞赏。弗朗西斯·福山可能不知道的是,对自由民主来说,新的挑战最后会是物质化,其根基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转引自赫拉利,2016)

1940年《史密斯法》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公然恐怖和暴力本身的制止,而是要进一步对暴力推翻政府的言论予以制裁。传递虚假新闻消息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政府限制和处罚这种行为就不算违宪。最新出台的反宣传法案只是表明是美国政府进一步重视宣传工作,特别是如何对抗来自外国的政治宣传和谣言,因为网络传播已经步入到自媒体宣传渗透时代。

美国政府是较早意识到“话语权”重要性的国家。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对本国倡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直持有高度自信。因此,言论自由一直既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也是攻击其他国家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输出一直是美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和影响世界的关键工具。统筹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主要手段,利用广播、新闻出版、影视等各种媒体,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推销和宣传美国的形象(梁生文,2016)

这个时期美国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成功,既与其超强国力和宣传技巧息息相关,也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无论是书籍、报纸,还是电台、电视,都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其内容采编与发布严重依赖专业人员、机构和渠道,因此很容易被政府或财团所控制或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宣传,也是用事实说话,新闻事实确实确实发生过,这是新闻宣传的根本,美国的宣传还是重视和尊重真实这一新闻的根本原则的,至于怎么“说话”,说些什么,他们自有其价值观和认知。为了取得成效,作为美国新闻署所属的美国之音必须赢得听众的注意与尊敬。虽然美国之音的目标是清楚地、有效地阐明美国政策,同时也报道对这些政策所发表的认真负责的意见和评论,但他们的新闻报道还是遵循以下两条:第一,美

国之音应该始终作为权威的、听众信任的信息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并力求全面。第二，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社会，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某一个阶层。因此美国之音在介绍美国制度和思想时，应该做到内容广泛，报道全面。当然设立美国之音的目的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其余的只是手段。只有手段正当，即尊重新闻的真实性，才有可能实现其目标。

美国的这个“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规定，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建立一个信息分析和反应中心”，中心将利用现代技术监控“以破坏美国或其盟友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外国宣传和散布谣言”的情况，同时打击外国宣传和散布谣言行为。在必要时，该中心还负责发布相关事件的正确信息，并向那些从事信息分析和收集、对抗外国谣言的公民社会群体、非政府组织、记者和私人公司及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在这个法案之下，将不会有什么原告、被告，也不会有法庭、审判。有的只是用算法确定虚假信息来源，分析数据，并以真正的反恐怖主义方式“发展和传播”基于事实的叙述来反对宣传。简言之，在“假消息”成为主要媒体话题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在计划其法律支持的打击任何它最终将标签“假新闻”。这个法案提出要在国务院建立一个反谣言宣传的跨机构中心来协调各个政府部门行动。法案还要成立一个资助项目，支持政府外的非政府组织NGO，智库和公民协会的“反谣言宣传活动”。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理论上说，科学与宗教都在追寻真理，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真理。宗教的核心在于秩序，而不断演化的科学却主要关乎力量——从理解事情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当中产生的力量，这股力量使我们能够做到很多事情，比如治愈疾病、征战、生产粮食。传播的秩序，包括民主和自由（真实）的次序，正在被人类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创造的令人震撼的知识和工具所颠覆的。而美国正在试图通过这个反宣传法案，完成信息传播平台的转移，目标是让新闻真实与否由算法说了算。同时，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控制算法的精英们的。

（责任编辑：方惠）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极智网(2016). Facebook假新闻泛滥控制恐难有成效.检索于<http://www.jizhicn.com/archives/14863>.
- [Jizhi(2016). *To curb the fake news overflow on Facebook to be ineffective*. Retrieved from <http://www.jizhicn.com/archives/14863>.]

- 梁生文(2016).《美国<反宣传法案>出台 国际宣传斗争攻守易位》.检索于<http://news.cri.cn/20161227/a41f8010-6c01-2b7b-ed51-68f662b778d7.html>.
[Liang, Shengwen (2016). *American Counter-Propaganda Bill being issued, the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war to be exchanged*. Retrieved from <http://news.cri.cn/20161227/a41f8010-6c01-2b7b-ed51-68f662b778d7.html>]
- 明辉博客(2010).公民权利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悖论——丹尼斯诉美国案.检索于 <http://blog.sina.com.cn/brilliantminghui>.
[Blog of Ming, Hui (2010). *The Paradox between the civic right and the state security——Dennis v. United States*. Retrieved from <http://blog.sina.com.cn/brilliantminghui>.]
- 纽约时报(2016).推特应完善审查机制有权封停特朗普账号.检索于http://news.k618.cn/tech/201612/t20161216_9763183.html.
[New York Times (2016). *Twitter should perfect its review mechanism and to have the right to halt Trump's account*. Retrieved from http://news.k618.cn/tech/201612/t20161216_9763183.html.]
- 搜狐新闻(2016).不敌舆论压力, Facebook撤销越战女孩照片禁令.检索于 <http://news.sohu.com/20160910/n468150498.shtml>.
[Sohu(2016). *Press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Facebook deletes the ban on the girl's picture during the Vietnam's war*. Retrieved from <http://news.sohu.com/20160910/n468150498.shtml>.]
- 唐·R.彭伯(2005).《大众传媒法》(张金玺、赵刚译)(第1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on R. Pember (2005). *Mass Media Law (13th Ed.)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网易科技(2016).扎克伯格承认Facebook是一家非传统媒体公司.检索于<http://tech.163.com/16/1222/16/C8TE3QDG00097U7R.html>.
[NetEase (2016). *Zuckerberg admits that Facebook is a non-tradi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tech.163.com/16/1222/16/C8TE3QDG00097U7R.html>.]
- 微议题排行榜(2016).美国大选受假新闻的影响? Facebook到底该不该背这个锅? .微议题排行榜.检索于<http://www.zhijiandoukou.com/mp/czndfnf.html>.
[Issues Rank (2016). *Is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ffected by the fake news? Should Facebook be responsible for it?* Retrieved from <http://www.zhijiandoukou.com/mp/czndfnf.html>.]
- 尤瓦尔·赫拉利(2016).《未来简史》(王一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Yuval Noah Harari (2016).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Trans.)*. Beijing: Citic press group.]
- 曾尔恕(1984).美国适用“史密斯法”中的几个问题.《外国法制史研究》, 00, 145-155.
[Zeng, Ershu(1984). Several Questions on U.S being applicant to Smith Bill. *Journal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00, 145-155]